



雜齋・頑廬・真性情

陳永明教授談文化學習

■ 文：鄭君鑫

陳永明教授

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，美國耶魯大學哲學碩士，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研究系博士，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。1996至2000年間曾主持電視台及電台文化節目，包括《優勝之道論孔子》、《中文一分鐘》、《詩韻詞情》等。著作包括《中國文學散論》、《哲人哲語》、《原來孔子》、《音樂子午線》等。

「五方」雜厝，殊途同歸

「雜家者流，蓋出於議官。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，知國體之有此，見王治之無不貫，此其所長也。」（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）

雜家，為先秦學術思想九流十家之一，其學說糅合先秦各學派之長，兼容並蓄。現今「雜家」一詞除了是學派名稱外，還引申指知識廣博，對多種學科均有研究的人。

看官或許會疑惑為何筆者會在文章開首講解「雜家」，陳教授研究的專長可不是雜家學說啊。其實，這是筆者訪問陳教授後，深感其博學，且得知他把書房命名為「雜齋」，而覺得他就是名副其實的「雜家」。

陳教授從事大專教學，也橫跨主持界（筆者就是從電視熒幕知道陳教授，那時我每天都會收看《中文一分鐘》，陳教授侃侃而談，我總聽得津津有味。從此，文質彬彬的陳教授就成為我心目中中文人的典範。）明明是中文系人，但他研究語言、文學、中國文化外，也涉獵西方哲學及音樂，且在不同範疇都有其真知灼見。這位「雜家」可不是浪得虛名呢！



《漢書·地理志下》：「是故五方雜厝，風俗不純。」各地居民雜處，聚集各種民風，自然不純。「雜家」一派雖博採眾議，但亦被人詬病未能「自成一家之言」。然而，陳教授的「五方」雜厝，絕對沒有「不純」的感覺。他認為無論是歷史、文學，還是哲學、音樂等，背後都含有一種共同的特質、共同的精神，那就是文化。

陳教授說，在古時，「文化」一詞非指‘culture’。當時，「文化」中的「化」為動詞，意思為以文化武、以文化育，如漢代劉向的《說苑·指武》：「凡武之興，為不服也，文化不改，然後加誅。」晉代束皙的《補亡詩·由儀》：「文化內輯，武功外悠。」現今的文化，則是包羅萬有的，而且體現在不同的範疇中。因此，認識文化、學習文化，就要懂得不囿於某本書、某科目，更要拉拉雜雜，看不同的書，穿過字詞文章表面的意思，思考背後所反映的文化。

字義外的文化

陳教授說，我們可以從字詞的結構看到文化，如「塵」、「男」、「婦」字。

「塵」字，屬會意字，《說文解字》：「鹿行揚土也，從麤從土。直珍切。」古字上從「三鹿」，下部為「土」，楷書簡去重疊部分，只留一個「鹿」。在古代，「三」代表多的意思，從上部分的「麤」，就能想像是羣鹿在原野狂奔，揚起許多灰塵。在現今社會，我們哪裏可以看到羣鹿奔跑呢？最多只能在古裝劇的戰場上，看到萬馬奔騰，塵土飛揚的畫面。由此推想，以前中國肯定有很多鹿。

「男」、「婦」二字出現於三千多年前，均屬會意字，我們可以從這兩個字理解以前社會男女的分工。男，《說文解字》：「從男從力，言男用力於田也。」婦，《說文解字》：「從女，持帚灑掃也。」男人負責在外耕田，女人則負責打掃等家務，由此可



見當時主張「男主外，女主內」的思想。隨着時代進步，現今男女平等，男性在外工作賺錢養家、女性在內持家的思想已不合時宜。

從字詞中，我們看到古代社會的特質，以及古今社會的改變。

歷史神話外的文化

陳教授又提出，我們可以從許多神話或歷史故事中，領悟不同的文化面貌。如從鯀禹治水的神話中，能看到傳統順應天道的思想。

關於鯀禹治水的傳說，《史記》有以下的記載：《五帝本紀》：「堯又曰：『嗟，四嶽，湯湯洪水滔天，浩浩懷山襄陵，下民其憂，有能使治者？』皆曰鯀可。堯曰：『鯀負命毀族，不可。』嶽曰：『異哉，試不可用而已。』堯於是聽嶽用鯀。九歲，功用不成。」

《夏本紀》：「行視鯀之治水無狀，乃殛鯀於羽山以死。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……禹乃遂與益、后稷奉帝命，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，行山表木，定高山大川……陸行乘車，水行乘船，泥行乘橈，山行乘樺。左準繩，右規矩，載四時，以開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澤，度九山。」

鯀治水，採用築壩防水的方法，歷時九年，無法解決水患，被殺於羽山。禹繼承父業，吸取教訓，改用「疏導」河水的方法，成功治水，被後世封為聖人。「築壩防水」、「疏導」均為治水良方，至今仍沿用，鯀雖未能解決水患，但理應過不當死，為何會「障洪水而殛死」，「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」？

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：「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」，這一句清楚道出禹治水的成功之處，在於順應水往下

流的天性，疏導河水，順應自然之道。反觀鯀築壩防水，認為人定勝天，與水鬥高位，違反自然，故鎩羽而歸，且遭殺身之禍。中國傳統順天的思想在這傳說中表露無遺。

又《左傳·桓公十五年》一段有關祭仲的歷史故事：

祭仲專，鄭伯患之，使其婿雍糾殺之，將享諸郊。雍姬知之，謂其母曰，父與夫孰親，其母曰，人盡夫也，父一而已，胡可比也？遂告祭仲。

陳教授解釋「人盡夫也，父一而已」，指父親只有一個，而女子未嫁前，全天下的男子都可以當她的丈夫（「人盡可夫」一詞便是出於此典故，但現今的詞義與原句的意思相差甚遠，乃用以形容不守貞節的婦女）。父親是天所賦予我們的，丈夫則是自己後來找的，故前者為親。這種為親情而犧牲愛情的觀念，與西方「生命誠可貴，愛情價更高，若為自由故，兩者皆可拋」的想法截然不同，突顯了中國人重視天命的思想。

聽完陳教授的解說，筆者認為文化無疑就像一張很大的蜘蛛網，上面有小至字詞結構，大至思想、哲學等的結，我們只要把不同範疇的絲線拉長，就能窺見背後的精神。

頑皮童心，擇善固執

除了「雜齋」書房外，陳教授還把他的居所稱之為「頑廬」。他說：「頑，是頑皮和頑固之義，而頑皮之義又勝於頑固。」筆者認為，「頑皮」是陳教授「不甘寂寞」，喜歡在不同範疇中「拈花惹草」，到處留情。這種過界、不安「本分」的行為，使他經常被評為「不像中文系的人」。訪問期間，陳教授談起別人對他的這種評價，便眉開眼笑，更興奮地與我們分享哪些友人和同行對他有此評價，我們也忍俊不住，開懷大笑。



從陳教授的笑聲中可知，他對「不像中文系的人」這稱呼是十分得意的。筆者認為就是這份「不像」才能突顯他的獨特，才能突顯他對學問的擇善固執。他曾在《哲人哲語》的序中說道：

所謂「行」，很多時候是人劃的界線。從一個角度看，研究詩的，和研究詞的都可以說是不同行。但換上另一觀點，文學、哲學和歷史也都可算同一專業。固執着「行」的觀念和界線並不健康，因為每一行其實皆有所明，如果彼此壁壘森嚴，不肯也不能相通，學術界很容易就變成了如《莊子·天下篇》所云：「天下之人，各為其所欲焉，以自為方。悲夫！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。後世之學者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，道術將為天下裂。」

這就是陳教授「頑固」之因，也正是他讓人敬服之處。

陳教授甚喜歡清末大學者王國維，認為他是古今學者的楷模。他說這不僅因為王國維對中國文化貢獻良多：甲骨文考證（為甲骨四堂之一），提升戲曲的文學史地位；還因為他雖然精研西方理論，但寫作時不會盲目套用西方理論，而是融合不同理論於自己作品中，做到真正的融會貫通——陳教授對學問的堅持和頑固，何嘗不是在追求這「通」字呢？

筆者認為，「頑固」除了指陳教授對通識的追求，還代表他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執着。如他認為「中文」一詞，是指某個國家的語言，而「國文」一詞則包含對國家的情感。法國小說家都德在〈最後一課〉說：「法國語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——最明白，最精確；又說，我們必須把它記在心裏，永遠別忘了它，亡了國當了奴隸的人民，只要牢牢記住他們的語言，就好像拿着一把打開監獄大門的鑰匙。」筆者相信，陳教授對「國文」的情感和都德



的相似，他希望大家學習中文時，不只是把它視作一種語言，而是能理解文字背後的種種情感。

訪問期間，陳教授與我們分享他最近重讀古書的發現——「親親愛私」和「仁」的關係。他說，《商君書·開塞》記載：

親親則別，愛私則險，民眾而以別險為務，則民亂。當此時也，民務勝而力征。務勝則爭，力征則訟，訟而無正，則莫得其性也。故賢者立中正，設無私，而民說仁。當此時也，親親廢，上賢立矣。

這段說明了古人立賢的原因，在於解決人們互相爭財奪物的混亂局勢。此處的「仁」是指中正無私的人。這與《孟子·盡心上》中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是一脈相通的。

「親親」和「愛私」都是愛自己的東西，但前者是愛自己的親人，後者是愛自己的財物。古人的私人財產包括人（奴隸）和物，但慢慢發現私人財產中的「人」是會反抗的，於是發展出仁民，愛非親的人。儒家中「仁」的原則是從「親」發展出來的，親是指孝悌，《論語·學而》：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」，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」，孝悌推廣出去及至外人才為「仁」。

聽着陳教授娓娓道來他的新發現，筆者不期然想起陶淵明〈五柳先生傳〉中「每有會意，便欣然忘食」的愉悅之情。

不理會他人評價，擇善固執，遨遊書海，沉醉在不同的學術領域中，享受讀書、求學問的樂趣，這不就是孔子所說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」的境界嗎？

隨心所欲，抱誠率真

陳教授說，在《論語》一書中，他最喜歡的是〈先進篇〉的一段：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子曰：「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『不吾知也！』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」……「點！爾何如？」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。對曰：「異乎三子者之撰。」子曰：「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」曰：「莫春者，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夫子喟然歎曰：「吾與點也！」

曾皙的回答，展現了一幅悠然自在的美好生活願景圖。現今的人總是營營役役地追求名利金錢，忽略了真正的生活享受。

筆者甚為認同，我們總被種種所謂「成功」的定義所束縛。讀書以拿高分、進名校為目標；工作為薪水、職位而努力，往往忽略了「享受」每個人人生階段，遺忘了自己的喜好興趣。陳教授隨心所欲地追求自己感興趣的學問，不拘泥於所謂的「行」（行業），所以他能做到「雜」。同時，他又以真誠固執（即「頑」）的態度對待不同的學問，所以對各學術內容都有透徹、獨特的見解。這樣不就是對求學的感受嗎？不就是我們對美好的求學生涯的願景嗎？

訪問結束後，陳教授說要去中大看舞台劇《教授》，因為他聽說劇中的教授角色甚有他的影子，所以要去看看到底像不像。筆者聽後不禁哈哈大笑，陳教授真是個風趣率真的頑童。這次錯過了《教授》一劇，若有重演，筆者定會第一時間買票欣賞，看看台上的主角和我認識的陳教授到底有多相似。思